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回 駱宏勛起解遇仇

卻說余謙遠隨，暗地保護主人，方纔放心。算計已定，打發了茶錢，隨後而行。凡到鎮吃飯時節，讓他們在大店吃，余謙在小館吃。臨晚宿店時，余謙宿歇不是在對門，即在左右。囚車早走，他亦早走；囚車晚住，他亦晚住。祇因人多行遲，一日祇走得四五十里。在路行了兩日。那一日晚飯時候，到了一個敗落集鎮，名為雙官鎮，人家雖有許多，而開張飯店者也少。有一個飯店，解差人等並押官唐老爺俱住下用飯。余謙躲在莊外坐候，候眾人吃飯起身之後，余謙也走進店來坐下，叫店家隨便取點東西來吃。店家滿口答應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余謙坐下，一會催道：“快拿來我吃，還要趕路呢！”店家又應道：“曉得！”又停一時，余謙焦躁道：“怎麼滿口應有，不見取來，卻是為何？”店家笑道：“實不相瞞，我們這塊是條僻路，不敢多做茶飯。先來了五六十個解差之人，將已做成茶飯盡皆吃去，尚在不足。如今又重下米，飯將熟了，我故應有！”余謙想道：“不吃飯罷；此路卻生，不知前邊還有飯店否？他說就熟，少不得候著點，腳要放快些趕他便了！”又停了半刻，店家方捧饅首、包子、飯菜來，余謙連忙吃點，付過飯錢，走出店門，邁開大步，如飛趕上。

趕了四五里，路上總看不見前邊之人。余謙疑惑道：“難道趕錯了路子？不然怎看不見人行？”又走了有半里地，有一松林阻隔。轉過松林，見大路上屍橫臥倒，囚車兩開。余謙道：“不好了！此是巴九聞知解京之信，趕來相害。”又轉想道：“巴九趕來，也祇傷害主人，不至連官府一並殺害。”遂大哭道：“大爺，你好時衰運促！無故被誣，受了多少棍棒，待斃囚圍；小人舍死告狀，稍有生機，不料今日又被人殺害。而小人往返千里之路，又置於無益之地。死的不明不白，為人所傷，叫小的如何報仇？”哭了一場，說道：“我搭包中二十兩銀子，未盤費多少，且將主人屍首抬回雙官鎮，買口棺木盛殮起來，埋葬此地，再回去迎見他們商議。”遂在屍首中找尋半日，並無主人屍首；又細細查點一遍，仍是沒有，連賀世賴亦不在內。五六十人，怎麼獨少他們兩個？真令人不解。心中又喜又疑，喜的是主人不在內，猶可有望；疑的是賀世賴亦不在內，恐又被強人所劫。並無一個行人相問，好不焦躁。抬頭往正北一望，看見一個大村莊，有許多人，相離此地有二里之遙，不免到莊上打探一番。

離莊一箭之地，有一小小草庵。余謙道：“待我進庵訪問，此地是什麼地名？”走至庵門外，見放了一張兩隻腿的破桌子，半邊倚在牆上，桌上擱了一個粗瓷缸，缸內盛了滿滿的一缸涼茶。缸邊有三個黑窯碗，內盛著三碗涼茶。余謙看光景是施茶庵子。纔待進門，裏邊走出一個和尚來，那個和尚將余謙上下看了一看，也不言語，走至破桌邊，念了一聲“阿彌陀佛”，將三碗涼茶吃在腹中，一手托著桌面，一手提著茶缸，輕輕托進庵門，仍倚在牆上放下。余謙暗驚道：“此一缸茶何止數百斤！他絲毫不費氣力，單手提進，其力可知！”又見那和尚轉身出來，問道：“天已將黑，居士還不趕路，在此何為？此處非好福地也！”余謙道：“在下遊方路過，不知此地何名？特來拜問，望乞指示。”和尚道：“此山東有名之地：四杰村也！”

余謙聽說“四杰村”三字，真魂從頂門上冒出，大哭一聲道：“主人又落在仇人之手了，萬不能活！”和尚道：“令主人是誰？與誰為仇？尊駕如何哭泣？”余謙將四望亭捉猴，與樂賊結恨，伊請四杰村朱氏弟兄設立播臺，怎樣打敗伊，又請伊師雷勝遠復播，龍潭鮑自安正與他比較，幸虧五臺山消安師徒解圍，“我主人駱宏勛避難上山東，歷城遭誣良之害，今日軍門提解赴京，路過此地，官役盡被殺死，賀、駱俱不見，特來問訪其細；今落入賊人之手，料主人之命必亡，蒙主大恩大德，故而兩淚棲惶。”和尚听了這些言語，贊道：“此人倒是一個義僕。”念了一聲：“阿彌陀佛！弟子今日要開殺戒了。”余謙聞了此言，縱了數步之遠，掣出雙斧相待。和尚大笑：“余謙，你莫要驚慌！你方纔說播臺解圍之消安，乃貧僧之師兄。師兄既與賢主相交，今日遭難，豈有知而不救之理！”余謙方纔放心，上前施禮道：“是二師父，還是三師父？”和尚道：“貧僧法名消計。三師弟消月，潼關遊方去了。”余謙素知他是英雄，聞他願救主人，即改憂作喜，道：“但不知此刻主人性命如何？既蒙慈悲，當速為妙，遲則主人無望矣！”消計道：“那個自然。”二人回進庵門。

消計脫去直裰，換了一件千針袖，就持了兩口戒刀，將自己的衣鉢行囊埋在房後，恐被竊盜。余謙想起濮天鵬盜消安衣鉢，深服消計之細，祇不肯說出。

二人出了庵門，回手帶上鎖，邁步奔四杰村而來。入村之時，消計道：“他村中有埋伏，有樹之路祇管走，無樹之路不可行。讓俺在前引路，你可記著路徑要緊！”余謙應聲：“曉得！”消計在前，余謙在後，不多一時，來至護莊橋，橋板已抽。消計道：“你躲在橋洞之下，待俺自去打探一回，再來叫你。”余謙遵命。消計一縱，過了吊橋，將橋板推上，以預作回來這便。走至莊上看了看，房屋也高，躡縱不上，甚為發躁。

祇見靠東牆有一株大柳樹，消計扒在樹上，復一縱，方上了群房。消計是往他家來過的，曉得客廳。自房上行至書房、將身伏下看了一看：客廳中一桌坐了五個人，朱家兄弟盡都認得，那一個料是賀世賴了。又听得廂房廊下，有一人哼聲不絕，不知是誰？忽听朱龍問道：“廚房中油鍋滾了否？”那邊一個答應道：“纔燒哩，還未滾。”朱龍道：“待燒滾時來稟我，我好動手，取出心來就入滾油內炸酥方纔有味。若取早了，遲了時刻，不鮮了。”那人答道：“曉得！”往後看油鍋去了。消計听得此言，知駱宏勛尚未死，但已燒油鍋，豈能久待？料想下邊哼聲不絕之人定是宏勛了。欲下去解救，又恐驚動他弟兄，反送駱宏勛性命，須調開他們方保萬全。回首往那邊一看，有三間大大的馬棚，槽頭上拴扣了十幾匹馬。又見那個牆壁上掛了一個竹燈，掛燈尚點在那裏。棚旁堆著三大堆草料，四下卻無一個人在內。消計一見，心內大喜道：“不免下去，用燈上之火點著草堆，他們弟兄見了火起，自然來此救火，我好趁此下去搭救駱宏勛，豈不為妙！”想定主意，遂悄悄跳下了房子來，走至馬棚內，將燈取下，拿到了草堆，把草點著，消計心中想：“恐一處火起，不紅不旺！”遂將那三個大草料堆於四圍盡皆點著，又兼不大不小的東南風，古云的好：

風仗火勢，火仗風威；祝融施猛，頃刻為灰。

霎時間，火光冲天，祇听得一派人聲吆喝，喊道：“馬棚內火起！”合家慌慌張張的忙亂。消計復又縱上了房頂，恐其火光明亮，被人看見他，即便將身伏在這邊。看了看客廳中，還坐著兩個人。心中著急道：“這便怎了？”不知消計果敢下來相救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